

于青  
著

# 繁华世代

新  
如  
舟  
舟

PDG

# 繁华世代

于青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 繁华世代

于青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9.75 印张 226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20 元

ISBN 7-5434-3086-X/I · 337

---

## 目 录

繁华世代.....	( 1 )
挥去又复来.....	( 73 )
加拿大小号.....	(126)
天堂之鸟.....	(162)
紫 色.....	(192)
永远的贵族.....	(226)
北京探戈.....	(259)
想象的风景.....	(292)

# 繁华世代

## 序 曲

这也许不是一个惊艳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在我心头缭绕不已、不吐不快的真情故事。我接触过的故事主角总是活跃在我川流不息的思维中、声色色的生活景幕上，使我匆匆提起笔就有了一种欲要描绘他们所经历的圣境的惊喜。

我说是圣境绝非夸张，像现在这样春日暖煦的阳光下，我走入他们的境界时，也不由得不为之感动，虽然我穿着九十年代最为新潮的砂洗真丝长裙，但进入他们的境地却仍旧感到了周身尘俗的沉滞，使我久久站在门边，看着我心中的故事中的两个主角。他们的周身似有一轮看不见的洁光，阻隔着世嚣尘哗的声浪。女主角躺在洁白如圣的病床上，使人难以想象如此净丽的脸庞怎会在红尘里沐浴过九十年的风浸尘淫；而坐在她身旁的那位同样泛着圣光的男主角，又是那样深情到冷漠地紧紧盯着床上的女人，神情却俨然已飘向很远的地方。

我觉得有一种力量似要把我掀起，灵魂摇摇晃晃地走了，走到了男主人公身上，又贪恋地跃到女主角身上，来回跳荡中，我看见了我心中故事的先先后后……

春天的阳光暖起来，有些像卧在肩头酣睡的老猫的体温，温

吞吞中一点一点加热，催人入睡，却又漫不经心地提醒着你这是一种享受。上海的春天这种日子不多，便愈发使人珍重这罕有的人生时光的停滞。往年春天里的这种时光，世恩与漪纹老夫妻会把藤椅搬到阳台上，在阳光下晒着太阳，半天聊上一句。多半是世恩提起话头，漪纹或者应一声，或者笑一笑，都算做应答。家里养了十几年的老猫约翰照例会偎在世恩的肩头。真是怪，养宠物的多是女人，但漪纹不太喜欢宠物，尽管实际上对约翰的照顾是漪纹一人。于是约翰就很识趣地到世恩身上讨宠。

今年春天阳光如旧，漪纹却躺在上海瑞金医院病床上。阳光似旧时的情人轻轻抚爱着漪纹洁白的脸，洁白如乳的脸容令世恩每看都生惊诧，当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初识漪纹时，她的如象牙般白润的面容就像雕像般矗立在这个建筑系留学生的心里直至今日。这是多么长的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七年是一段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岁月流逝得却这般匆忙，全然不在乎它那匆匆忙忙的脚步带去了多少人的痴迷和梦想。真是无情时光，思想人生，人们却全然不能左右。

世恩就这样抱臂坐在妻子的床前，沉静地思索着。他与漪纹同岁，可他总感到自己在妻子面前像个顽童。他自己有时也不相信自己，居然九十岁了，应该是个老叟了，可思维总是那么活跃，他承认这与他打几十年的桥牌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漪纹给予他的一湾宁静，使他与尘世有隔世之遥，使他如天堂之子没有红尘之琐。但漪纹呢？她将丢他而去这是无疑，世恩想，她那些不为人知的辉煌往事也要随她而逝吗？一个多么丰富而聪明的人生，能感知和机遇那样烂漫的生命之旅，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也许上帝不让他与爱妻同往，就是要将他留下来，记录下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繁华世代，襄为一纸范文，一

典范例，虽不能彪炳于后世，却焉知不会是一碑纪念……

## 上篇 绚烂风华

### 第一章 曼彻斯特情结

#### 一

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是富豪子弟。也有例外，靠各种缘由的资助或者别的方式，林世恩即是一例。他到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留学建筑，起因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林世恩家居浙江的桐庐山区。凡是到过桐庐山区的人，没有不被其山水的灵秀所震动。那样一个山有黛色水有绿意的诗画乡地，真令人要怀疑那是一块上苍的造化之地。自然，那个地方历代涌现的文人骚客多不胜数。林世恩家虽不是书香门第，但许是地气所集，林家人皆温温雅雅，代代能体面过活。祖父做过秀才，父亲不如老子，却也顺当地读过私塾。到了世恩这一代，已是林家的三代单传了。祖父过世那一日，曾把儿子与孙子叫至床榻前留言，嘱孙子世恩无论如何要读书到科举中第，以恢宏林家祖先曾经有过的光耀。不知何故，林老太爷因其自小由福建侯官（今福州）迁至浙江，却总以为自己是林则徐的后代。虽无从查考，但老太爷却常有捻胡须沉思半晌的大家气象。

世恩年幼尚不懂事。但总觉得已做了镇上最大宅第黄府的

账房先生的父亲却比祖父更有主张。世恩自小就喜偎在父亲的膝头听着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响。每逢算盘珠响过一阵，父亲便会抒发一阵他的人生感慨，也不管世恩是否能听得懂，诸如：“千算万算不如天算”，“庄稼不收年年种”，“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等等。

世恩八岁那年，母亲过世。第二年，父亲过世。上苍仿佛专与林家过不去，总是单单留下一根弱弱的独苗。但从此后世恩却交了好运。黄府收留他做黄家子孙辈的伴读，虽说吃住皆在下人处，但岁月的奔头儿却分明指向了明处。果然，与大清朝廷有着血脉关系的黄宅虽金山银山，儿女成群，却没有一个读书上有长进的，听佣人们说，这是因为黄家男人太贪色，妻妾成群，劳累过度，留不住精神。独独林世恩这个单传的孤儿，却像是造化独自点拨过的，过目不忘，出口成章，还能朗朗上口，很有韵味，喜好舞文弄墨的黄家老太爷早早将世恩收为义孙，并将最宠爱的黄宅最小的孙女冬儿许配给世恩，也不管其时冬儿年仅两岁，比世恩足足小了十岁。

以后的事便顺理成章了。既然这义孙最有才华，又堪造就，在神仙居地待久了的黄老夫子便不顾他的皇亲国戚的反对，异想天开学附近财主人的样，也把世恩送上了去欧洲留学的轮船。自然，年仅二十五岁的林世恩与十五岁的黄渊冬订婚成为当时镇上最抢眼的话题。谁都说林家世代单传就说明是金贵命，几代的金贵应在了世恩身上，瞧人家自小金口玉言的沉稳劲，就不是凡夫俗胎。

林世恩却不像乡人们传说的那样金肠玉腑的。他只是时常在心底感到好笑，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不足以稀奇。不知从何时起，他便很有一种宿命感。祖父和父亲的怀才不遇丝毫没被他承继下来，他很习惯安于本命，随遇而安。包括为黄府的少



爷们做陪读也没引起过丝毫的不适。那个将与他终生相亲的小姑娘冬儿也似与他无关，只是有一次冬儿在一个寒冽的隆冬清晨出现在他早起背书的竹林里时，他才略略注意了这一个典型的江南秀女。

那一天，世恩像往常一样早早起身，到后院的小竹林里背书应考。自从得知老太爷已应诺要他留洋深造后，他的晨读好像有了目的。以往他貌似晨读实则在听鸟语草絮。这个竹林只有他和父亲来过，佣人们嫌这里除了草木没有人气，黄宅里的人就更是宁愿到这个连碎石铺的小径都没有的荒园里了。所以，虽然世恩注意力全在书本上，他仍旧是觉出这个寂静的竹林里仿佛多出些什么声音。他几次警觉地抬头寻找，皆没有发现什么。可冥冥中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直至他将那天的课目温习结束要起身时，才发现身后一个埋在土里两尺深的大缸后面站着冬儿。此时冬儿正值豆蔻年华，却有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沉静。据佣人们讲，她极伶俐，深得祖父疼爱，但世恩在此时还真不明白她何以值得黄家老太爷的如此疼爱，疼爱到婚事都要老太爷亲自确定。还是腊月的天气，世恩不由得问冬儿：“这么早起身，你不冷吗？”

冬儿笑笑，顺下眼帘：“祖父要我看看您晨读的情况，我便来了——”她略为迟疑了一下，又说：“我也爱晨读，不过是在前花园。”

世恩不知冬儿与他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有些窘，他对冬儿从来就没有特别之想，连张妈兴奋地告诉他老太爷将冬儿许配给他时，他也仅仅是“喔”了一声，搞得张妈呆了半晌，才喃喃地说：“这孩子了不得，心气这般大。”世恩对于冬儿，就只限于这样一个冬天的早晨的记忆。

## 二

世恩是了不得。从他一来到英国爱丁堡他自己就这样给自己评价。先是他突然起念要学建筑，英国的那些古堡式建筑实在给了他太多的神秘感。是他自己找了建筑系的亨利教授，申明自己喜爱建筑的心愿，亨利也仅是一耸肩，从鼻子里“哼”一声便接受了世恩。已经学习了近半年他才告知黄家委托照顾他的一位驻英国使馆的外交官。外交官也不过同亨利一样“哼”了一声而已。不过从此后世恩再也没有同这位委托人打过任何交道。

再一个了不得是学会了跳舞。留学生的“Party”上再也见不到第二个像世恩这般严肃的人。无论是国内的大家闺秀还是国外的交际女郎，皆在私下议论为什么林世恩跳舞总是这般不苟言笑，如同神父。只有世恩自己知道自己。

他太知道自己从精神到形式，不需要任何外人的介入。除了对他所学的建筑绘画的专注外，他惟一痴迷的便是音乐。在留学生中他是最赤贫的，除了黄家给的生活资助，他几乎没有余钱来充分享受这一乐趣。不能去歌剧院，不能去音乐会，只有留学生的“Party”舞会上才能没有任何花费而听舞曲。因此，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去“听舞”，而非“跳舞”。至于在舞会上见到的淑女贵妇，他皆彬彬有礼，除彬彬有礼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从跳完舞他便可以埋头搞他的建筑设计，就可看出跳舞对他的确是非关己事。

直到那一年的春天，一九二七年，在曼彻斯特的一次留学生舞会上，林世恩初见黄漪纹，从此跳舞便对林世恩有了非同寻常的特定含义。

那天是礼拜天。林世恩随一帮留学生到曼彻斯特做短期旅行。那些留学生里的天主教徒们比英国本土的教徒还要遵守教规，即使短短的几日旅行，逢到礼拜天也一样到当地教堂做礼拜。同行的留学生中，惟世恩没有皈依天主教。来到世上二十多年，在世恩淡泊的心地里还真没有过对谁的崇拜，包括对知识。但生性随和的他也随着教徒们来到曼彻斯特最大的教堂做礼拜。

等同学们都进入教堂后，世恩独自留在教堂外宽广的长廊上。他甚至连好奇都没有，依靠着长廊上的大理石柱，手插在裤兜里，兀自歪着头打量着面前依次排列的石柱。来到英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对英国建筑非常喜欢。一幢幢巍峨、挺拔的石砌建筑竖在那里，你会感觉到这莫测的人世间也显得安全可靠得多。不像那些乡间的庙宇，总在阴湿、神秘的气氛中透出些鬼谲之气。他对建筑物的喜好也是平静的，眼前这幢教堂的建筑显然不同于英国的大多数教堂，以尖拔的哥特式建筑造成对上帝的神秘感，这座教堂倒更像是法国某个贵族的别墅，以舒适的安详为基调。

世恩正这样闲散地欣赏着教堂的长廊，突然，从一个石柱后面显出一个洁白的影子。恍惚之间，真像是从教堂圣歌中走出的圣母玛利亚，是那樣的轻盈没有一丝声响。世恩定睛一看，心底某个地方好像突然闪进了一道亮光，二十多年连他自己都没有透视过的心灵一隅突然得到了曝光，他居然发现了自己是那样的欣喜，不，简直就是惊喜，他看见了一个如此完美就像自己梦中的女人。

严格地说，面前的女人是一个姑娘。她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白。不仅是皮肤如凝脂般的乳白，也不是全身那一袭白丝绒的银白，而是通体透出、贯穿整个人体气韵的白白净净。林世恩

对这个女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不是美丽，不是神秘，而是白净。

世恩目不转睛地注视使姑娘略有吃惊，但她很快便安详地接受着世恩的眼光。她微微一笑，长长的颈脖略向世恩一点，令人觉察不到地打了招呼。然后很自然地世恩身边款款走过，走到了正聚集在教堂门口的一堆人群中。望着这个洁白秀拔的身影，世恩发现这个女子有一根异常美丽的发辫。所以说它异常美丽是因为它不仅粗，而且黑，并且柔顺，是那样柔和的挂在那女子的背后，在女子洁白的素装中，更显示出其装饰性的美感。女子的个子高而瘦，这根黑油油的独辫挂在身后，简直给人以动态的雕像之感。世恩感到自己的腿已兀自随之动了几步，便不由得摇摇头，重新靠在石柱上，将一瞬间的迷失收了回去。

直到随同学们从教堂回来的路上，在曼彻斯特的观光游玩中，世恩的脑海里一直游走着这个洁白女子的身影，她是谁？从相貌上看好像是中国人，但从身高和她较为欧化的着装看又像是欧洲人。来到英国后，他才发现许多英国人确实与他们江南的某些人的类型相似，他曾经从祖父那里听过其实欧洲人的祖先是亚洲人的一支的奇谈怪论。在教堂遇见的这个女子就混有亚洲人和欧洲人的双重气质。但不管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这个女子显然出身高贵，从她那矜持的举止，安详的神态上可以看出。

晚上，留学生们在寄宿处开露天舞会。据说是白天在教堂里碰到了当地的留学生，受他们的邀请。不知为什么，自从世恩碰上了那位转瞬即逝的白衣女郎后，心里总是若有所失。那样一种心底深处被触动了的感觉，使世恩才觉得世上有了女人真是件奇妙的事情。

音乐响起来，又是施特劳斯的舞曲，世恩每逢听到施特劳

斯的舞曲，总有一种微熏的醉意，他常想施特劳斯写这些舞曲时准是在微醉的状态中谱写的，不是醉酒，就是醉景，醉人世间一切能让人醉的美物。世恩没有去跳，这样的露天舞会他是喜欢独自站在阴影中的。突然，世恩觉得眼前银光一闪，那个熟悉的早已印在脑海中的影子居然又出现了。世恩定睛追随，果然是她，虽然她已经将她那根修长的独辫乌压压地盘在脑后，但她瘦长的个子，以白色调为主的服饰以及那安详的气质，都使她即使在群芳中也能独显奇彩。

自此后，世恩的眼光便迫随着这银白的影子，几乎不用眼睛，世恩也会凭感觉寻找到她时隐时现的身影。那样一个修长的身材，裹在镶有银色光片的鱼尾式紧身礼裙中，真像一条在夜色中出现的美人鱼。只是，世恩想，周围的人太多了，不知他有没有机会与这个令他心仪的美人鱼在夜色中共舞。

机会来了。舞曲结束时，恰好美人停驻在世恩的身边，从她与舞伴客气地应酬中，他首先确认他是一位中国女子，因为她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其次这个舞伴不是她的至友，她几乎在对方问到两三句时才肯认真地回答一句。其他则是茫然无目标地向远处看。世恩随着她的目光也向远处望去，远处是曼彻斯特夜晚黑蓝的夜空，那是种因蓝到深处方显黑的宝石样的夜空。

世恩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夜色如梦。”

白衣女转过脸平静地看着世恩，几乎察觉不到地微笑了一下，嘴唇微微一动，世恩听出那是说：“谢谢。”

又一首舞曲响了。世恩笑了，他毫不犹豫地向白衣女郎伸出了手，与此同时女郎的舞伴也向她做出邀请。她微微向那舞伴欠一下身，竟大方地走向世恩，世恩揽过女郎的腰际，在她耳边也轻轻说了声：“谢谢。”

在夜光时隐时现中，世恩只见到舞伴那沉静如宝石般的眼睛。那双眼睛是那样的沉静，仿佛蕴藏着一个偌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定有许多生动的故事。世恩觉得，他与女郎之间似有一种天然的默契，甚至，他毫无来由地想，他到英国来，到曼彻斯特来，就是为了在这样一个醉人的夜晚，碰上这样一个女神一样的姑娘。

姑娘一直微笑着望着世恩，她是不说话也能让人感觉到分量女人，虽然从年龄上看她还很年轻，光滑的脸上还没有遭到岁月的侵蚀，但她那一双眼睛，黑沉沉的，不知掩藏着多少个世纪。

舞曲结束了，世恩将姑娘带到一个人较少的角落。简单几句话，世恩便知晓了姑娘的来历。黄漪纹，清朝政府一位大员的女儿，金山银山堆成的童年日子，上海英国租界里一幢洋楼的所属者，这一切似乎都不能阻隔世恩对这位漪纹小姐的亲切感，他相信漪纹也是如此。因为漪纹不多的几句话里，竟说了这样一句：

“好像到曼彻斯特就是为了遇到你。”

漪纹不太爱说话，她说因为在英国她很少有朋友，“也没什么好说的”，漪纹这样笑着说，使世恩觉得这位叫漪纹的小姐身上洋溢着一种情调，这是一种独特的惟漪纹才有的情调，“漪纹情调”。当世恩将这感觉告诉漪纹时，两人似乎已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事后世恩曾仔细地回忆过，其实他们之间真没有交谈过什么。除了知道漪纹在伦敦一家贵族学校留学艺术外，他们也仅来得及相互知晓各自的身份和爱好，余下的都是各自的感应而已。

但临行前漪纹递给世恩的一张名片，竟连起了他们身后半个多世纪长的关系，却是他们原没想到的。世恩当初也颇为吃

惊，他以往不多的社交经验中，还没有见过这样书卷气的姑娘使用名片。当然，他也没有认识几位姑娘。漪纹的名片也很简单，只写了她的名字，上海的寓所地址和电话。漪纹指着名片上的地址说：“以后回上海有什么事，就打这个电话。”

世恩很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她怎么会知道他回国后一定回上海呢？漪纹也仅是一笑，像是明白世恩的疑问，便摆摆手，与她的突然出现一样，又突然消失在曼彻斯特的夜色中。

### 三

林世恩学成回国后果然是在上海谋职。

上海，三十年代正是殖民文化最集中之地。资本原始积累的所有能量都在这个“东方冒险家的乐园”里充分施放。各个国家的探险家们也都愿意在这里发展他们的产业。像美孚石油公司、汇丰银行、怡和洋行、英美烟草公司等等，都是外国资本家在上海创办的大公司。这些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多是洋人，但主管和办事员多半是懂外文的中国雇员。世恩从爱丁堡大学获建筑学士后，由英国几位教授的介绍，自然进入了当时上海滩较大的设计机构公和洋行。

回国后的林世恩好像一艘远洋客轮新换了舵盘。以前他只是想象着在由水组成的世界中漫无目的地游走一番，并无明确的方向和目的。而今从国外学成归来后，却在心底里悄悄埋下了一个宏愿：要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建筑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土地上。没有形式便没有内容，他这样想。他一直认为就是国外建筑的奇特、峻拔，才生成了英国人优雅而又严肃的文化气质。当然，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一毕业便独树一帜地开办自

己的事业，中国文化的熏陶使他从骨子里便通晓了养晦韬略的道理。因为当时的上海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中国建筑师要在上海租界开设设计事务所，不知要遭到租界当局和外国洋行中西方建筑师的多少压制、刁难和歧视。他只想先借公和洋行养好自己的羽毛。

公和洋行是一九一六年由原公共洋行的威尔逊和洛根组合的，以专做银行建筑设计起家。先后设计了横滨正金银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以及汇丰银行等较大的建筑，在上海滩很有声望。世恩在公司里虽然只能承接设计方案中的附设部分，但整体设计的构图和框架他也都能参加。以他的博闻强记，几乎该公司的所有设计档案中的图表他都能记在脑子里。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他愿意在公和洋行供职。这就是在曼彻斯特碰到的黄漪纹小姐。

漪纹的寓所与公和洋行相距不远。都在法租界。但漪纹住的洋楼却要比世恩的洋行大许多。那是一幢带花园的德国小洋楼。楼房全部用花岗岩石砌成，愈往楼顶愈尖，在第四层的阁楼上，还顺着尖顶立起一块十字架，楼里的玻璃全是用有凸凹花纹镶成的彩色玻璃。世恩第一次来这里就不喜欢这幢楼房。这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世恩告诉漪纹，哥特式建筑的特点就是神秘、古怪、充满着古堡气氛。

漪纹却不在乎。那一天，她在楼下有壁炉的客厅里接待刚刚回国的世恩，面带微笑地听着世恩对这幢洋楼的评价。初回国时的世恩，与一般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一样，怀着满腔要振兴中华、成就大业的豪情。世恩不属夸夸其谈者，但在一见如故的漪纹面前，仍是忍不住吐露出做中国一流建筑师的宏图大愿。当然，有宏图必是对现实的不满，尤其对自己心仪很久的女子住在并不典雅的小楼里面，便自然对小楼略有非议，尽管这小



楼即使在三十年代也仍属上流阶层所居。

漪纹说：“父亲指定为我设计了此楼，我没有选择；我若选择，宁愿住在父亲北平的老宅里。宅里全是红木打造的古老家俱，有着许多安全感。”

世恩很奇怪，他眼中的黄家大小姐，虽不是最时髦的上海小姐，却也是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女性，居住皆与西方文明相染。他简直无法理解，连佣人都要雇白俄的曾留学英国、法国的新女性，怎会留恋那样一种老宅生活，许是与她一生都待在清府里的父亲有关吧，他想。

世恩决心要让漪纹正常起来。他私下认为漪纹对老宅生活的向往不太正常。他将要供职的公和洋行是当时上海建筑界最有影响的，多设计欧洲近代式建筑。他要带漪纹去一一参观公和洋行设计制造的那些宫殿式的银行大厦。

在世恩刚回国的那段时间，他度过了他年轻时代最为轻松而愉快的时光。

白天，世恩在洋行里设计图纸，晚上便到漪纹家里聊天，打牌。漪纹不在时便到花园里去坐。漪纹家的花园别致得很，属英国乡村别墅式。深色木构架，浅色粉墙，一大片平整的草地，由常年翠绿的冬青树环绕，置身于此，常使世恩觉得自己仿佛还在英国爱丁堡，那样一座花园般的城市里。

漪纹很忙。这个清朝大臣的独女有一套独特的生活习惯。她的父亲曾随从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谈判，后任职清朝政府外务部。此公是一心一意搞洋务，朝廷里搞不通便搞到家里，先是送两儿一女到国外留学，学什么不问，只要能在国外某个学校待它两三年；后是在上海投资搞地产。他在上海苏州河附近的石库门买下了一条里弄，这条里弄居住的多是青楼妓女。黄大臣是不过问此的，却将自己的儿子从国外叫回一个，掌管他投资的